

乡村记忆

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

张永庆

有些东西，像在冻土里扎下的根，风吹不走，雪埋不住。它在流经的岁月里，静静酿着一
点甜、一丝暖，一股活下去的、绵长的劲头。

——题记

那是一九七四年。

老天爷像存心要跟庄稼人过不去似的，开春就是一猪瘟，十里八乡的猪圈空了，空得让人心慌。捱到夏天，又赶上二十多天的连阴雨，熟透的麦子直挺挺地淋在雨里，眼瞅着麦粒长出白生生的芽儿。年底，生产队算盘一响，半数人家成了“超支户”，日子像走在冬日的山梁上，一抬眼，净是沟沟坎坎。

这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，雪也下得邪性。北风攥着雪粒子，一把一把甩在窗户上，“沙啦沙啦”地啃咬着寒夜里的宁静，啃得人们心里发毛。村里人脸上难得见到笑模样，即使在街头遇见了，也只是点点头。话，都冻在喉咙里了。

一个北风卷雪的夜晚，村支书带着一身寒气撞进我家。他撂下棉帽，坐在炕沿上，从怀里摸出烟袋，“嚓”地一声划着火柴，深吸两口，闷闷吐出一句：“这年，咋过？”

父亲高小毕业，平日爱看书，在村

里算个秀才，支书有点事，总爱找他先合计一下。

父亲低着头，没有马上接话，粗粝的手指捏着纸片缓缓转动着，金黄的早烟被熟练地卷进去。他把细的那头放在嘴里抿湿：“吃喝穿戴肯定不如往年了。要不……咱带着大伙儿‘穷乐呵’一回？”随即，他的想法连同鼻孔里的烟雾，慢慢飘了出来。

村支书举烟袋杆的手顿在半空，眼睛盯着父亲的脸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等父亲话音刚落，他“啪”地一拍大腿，顺势又捶了父亲一拳：“好主意！”

那夜，油灯昏黄的光晕，拢着两个越聊越热乎的身影。灯芯结了几回花儿，母亲就悄声剪了几回。我趴在暖和的炕角认真听着，后来就睡着了，村支书何时走的都不知道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俩踏着厚厚的积雪，一蹶一滑跑到县文化馆说了来意。馆长又惊又喜，转身走到里间，窸窸窣

窣翻找了一会儿，拿出一本纸张磨出毛边的《白毛女》剧本，又让人搬出几大箱演出服装，还指派了一名辅导员和两位琴师。

这下，支书心里更有底了，回村就召开了支委会。晌午刚过，村里的大喇叭响了，通知每户派一人到大队部开会。

社员们都猜着要分返销粮，大队部里很快就挤满了人。支书清了一下嗓子：“这个年，咱们不能窝着过！要排一台大戏，热热闹闹过大年！”

人群静了一瞬，接着，“嗡”地炸开了锅，“这年景还有心思唱戏？”大伙交头接耳，眼里满是疑惑。支书不紧不慢地说着，人们耐着性子听着，慢慢地，眼神就亮了，不知谁带头拍起了巴掌，接着，掌声就像打麦场上几十副连枷起落，噼啪作响，一声擦着一声，结实、热烈，震得屋梁上的灰尘都飘下来了。

四

大年初一，雪停了，金晃晃的阳光洒在白茫茫的雪地上。村里陡然添了一道新景——姑娘媳妇的辫梢上，齐刷刷地跳动着抹一抹红，那是戏里的“二尺红头绳”。大人小孩凑在一起，没人理会身上还穿着的旧衣服，一开口全是昨晚的那台戏。姑姑家里，炕上炕下更是挤满了人，众人揸揸着：“再来一段。”姑姑没了以往的腼腆，嗓子一亮，屋里便安静下来，只有那股“山泉水”，在充满阳光的农家小院里流淌。

老李头照旧一大早蹲在牛棚前，盯着正在吃草的牛，吧嗒着旱烟。他家的春联不知被哪个孩子给撕了。不远处的碾盘边，一群儿童正蹦蹦跳跳唱起自编的儿歌：“黄世仁，大坏蛋，霸占喜儿黑心肝……”有大人看不过，出声呵斥他们，老李头却摆摆手，拦下了，低头嘿嘿笑了几声，眼角透着心里的那个乐。

本想“穷乐呵”一下，给苦寒的年关添点活泛气儿，没承想，那点星火似的喜乐，竟噼里啪啦地燃满了整个正月，还顺着北风，吹向了更远的地方。

先是受到周边几个村子的邀请，演员们去了东村，去西村……没过几天，又代表公社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，这一去，竟拿了三等奖。支书捧着那张烫金的奖状，像捧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，映红了每个人的脸。村里的锣鼓和鞭炮又炸响了，比除夕那晚更稠、更烈。

原先感到压抑的“年”，竟被这台戏抻得又长、又满、又光亮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台戏最长的回音竟落在姑姑身上。那夜跪在台上、薄得像片纸的身影，终于从贫瘠的土地里走了出来，在县文化馆专业舞台上安了家。那根曾系在喜儿辫梢上的红头绳，也为自己，系出了一个崭新的命运结。

时隔几十年，村里人每当说起这一年，总躲不开那场瘟、那场雨，可说着说着，话头准会落到那台戏上。这时，他们的眼里会闪过一道光，映着那年的雪、那年的戏、那年紧挨在一起哭过笑过的乡亲。

如今，北风还是年复一年地吹，雪花还在每个冬日里飘。可有些东西，就像那年扎进冻土里的根，雪埋不住，风吹不走，它在漫长的岁月里，静静地酿着一甜、一丝暖，一股活下去的、绵长的劲头。

二

庄稼人种地个个是把好手，可登台演戏却感到难为情，等了两天，竟没有一人报名。支书和我父亲把全村老少细数了一遍，列出名单，挨家挨户去动员，末了还应许：凡是选中的，每人每天记五个工分。

“喜儿”定了我自家姑姑。她身段高挑，模样俊俏，一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垂到腰际，嗓门亮得像山泉水，平日下地干活，总爱哼着现代京剧的唱段。起初，她也是百般推辞，可架不住大伙怂恿，红着脸点点头。

“黄世仁”的角色谁也不愿沾。支书找到喂牲口的老李头：“你是党员，这时候得顶上。”老李头皱着眉，咂巴了半天旱烟后，把烟袋锅往鞋底磕了两下，又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像是要吐掉所有的不情愿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行吧，俺演！让大伙骂骂，出口闷气，也好。”

三

除夕，北风未歇，雪花还飘。村里腾空了最大的仓库，用木板搭起了戏台。天还没黑透，锣鼓就“咚锵咚锵”敲了起来，把全村人的精气神给提了起来。大伙闻声而动，拎着板凳、搀着老人、领着孩子，从各条街巷涌出来，脚印叠着脚印，呵气融着呵气，汇成一道热流，朝着仓库方向聚集。开演前一个小时，仓库里早已挤得转不开身了。

几盏汽油灯“嘶”地点亮了，白灼灼的光晕猛地撑开，涨满了舞台，硬生生把周遭的寒气逼退了好几尺。锣鼓声戛然而止，弦乐悠悠响起，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瞬间安静了。

姑姑的嗓音清凌凌地起来了，她跪在台上，身影薄得像一片纸，每一句如

辅导员把演员挨个儿过了面，村里会弹扬琴和拉二胡的两人，也与请来的琴师组成了乐队，戏班子总算搭建起来了。

排练场地选在简陋的大队部。辅导员从头讲解剧情，比划着每个动作，示范着每句唱腔。起初，大伙都抹不开面子，男的把头别向窗外，女的你推我搡挤作一团，捂嘴直笑。辅导员拉过我姑姑：“你是主角，要带个头。”姑姑脸颊飞红，攥了攥衣角，深吸一口气，跟着辅导员的调子，极轻极慢地开了口：“北……风……那……个……吹……”声音开始像一根细弱的丝，飘在冰冷的空气里，唱着唱着，那丝就稳了，就亮了，就带着呜咽的风雪和盼年的心酸。她的肩头松弛下来，眼神望向虚空中的远方，渐渐入戏了。

这一声，让排练场的气氛活络开了，有人试着抬起胳膊，迈了步子，可

泣如诉的唱段，如细细的银针，扎在观众的心上。当喜儿满头白发从深山布景里踉跄走出时，台下传来一片抽泣声。

老李头一出场，便把“黄世仁”的恶毒演得入骨，人们咒骂声四起，几个半大小子举着拳头站起来，又被身边的家长按在板凳上。

戏，一幕幕往下走，演员们一招一式，一腔一调，都是那么用心。台下的人跟着哭，跟着笑，也跟着那支熟悉的旋律轻声哼唱。还有人低声交谈着：“真没想到，张家二闺女，台上这么灵气……”“老李头老实巴交一辈子，倒把黄世仁的歹毒演活了！”每到剧情高潮处或精彩唱段刚落音，叫好声、掌声如同潮水般涌了起来，人们

手脚总是不听使唤，急得额头沁出细汗，紧追在辅导员身后，学习动作要领。有人把台词抄在旧挂历纸和作业本的背面，白天揣在口袋里，晚上放在枕头边。

从那以后，大队部的灯火，就成了村里冬夜最暖、最亮的一颗心。演员们来得一天比一天早，一遍遍试唱，一次次走台。“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……”的调子，像炊烟，袅袅地浮在村子的上空。

排练那些天，村里热闹得就像提前过年。人们吃罢晚饭，撂下碗筷，从四面八方汇向大队部，把屋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窗台上还坐着一排鼻尖冻得通红、眼睛却瞪得溜圆的孩子。门外挤不进来的，伸长脖子，侧着耳朵，从人缝里捕捉那诱人的唱腔。刺骨的寒风里，他们裹紧棉袄，跺着冻麻的脚，一直到排练结束才散开。

紧锁了一年的眉头，不知不觉间已舒展开了。

终于，台上响起了“太阳出来了”的旋律，汽油灯的光仿佛也柔和了几分。演员们泪光闪闪，台下的人眼眶模糊，泪水和笑容混在一块，分不清是谁在哭，又是谁在笑。

演员谢幕了，观众却没动，仿佛被那暖意黏住了脚。支书跳上台，没说太多，大手一挥，亮着嗓子吼了一声：“这年——咱们过好了！”

“呼啦”一声，大伙都站起来了，厚实的手掌使劲地拍着，那声浪仿佛要把屋顶给掀开。人们互相道着“过年好”，临近午夜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一路上，脚步声、说笑声混在风雪里，竟让那条回家的路，感觉不再那么寒冷。